

元明事類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駿文

貢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姚培敦

欽定四庫全書

元明事類鈔卷六

監察御史姚之駟撰

政術門一

法制

行中書省 元史世祖混一天下立行中書省十一曰

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

征東

不立兆域 元史諸帝皆葬起輦谷李日華集元人葬
起輦不立兆域無丘壟隧道用木剡中兩片合之金
皮束固髹漆重重至期穴土而埋厚覆土馳萬馬踏
平之列騎環坐至草生彌望不可復識乃馳去

泥金書誥 談薈巴延擅政諛者上言其功勲蓋世合
用泥金書制以尊之臺院議不可止金書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八字

行漢法 許衡集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

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

絲綸簿 今言王文恪公曰陸廉伯言內閣故有絲綸簿楊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歸中官予入內閣見列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也湯顯祖集譚侍御疏言閣中故有絲綸簿為大璫竊去詔旨切責問出何記竟謫歸

論分封 泳化編太祖封諸王葉居升應詔陳言論分

封太侈太祖大怒曰小子敢間吾骨肉後死獄中雙
溪雜記國初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太宗靖難後遂
皆革罷其有感于居升之言耶

票旨 詞林記洪武中批荅皆御前傳旨永洪猶然至
宣德時始令閣臣于章奏用小票黑書貼各疏面以
進御筆易紅書以出及遇大事則命大臣面議議定
即傳旨處分嗣後正統則止委中官弘治中幾復國
初之舊正德時批荅大率與正統類也

年號不更 筆塵本朝廟號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為過溢惟年號不更及主上臨御不上尊號此前代所不及

嫡裔博士 王鏊集沈杰知衢州府初宣聖有嫡裔在衢儕于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為疏于朝得世襲五經博士

言事八件 玉堂叢話自太祖相傳凡臨朝每至日昃英宗幼冲三楊慮聖體易倦權制每日早朝只許言

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為處分遇奏事止依所陳傳旨而已後遂以為定制

制詞體 明張居正集成宏時誥勅不過百餘字至於慶典覃恩其詞尤簡此制體也近年以來多至百千言或無實行虛為頌美以臣諛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乎

復內朝 王鏊疏國家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

華蓋謹身武英等殿非內朝之遺制乎今內朝罕臨
常朝之外人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惟陛下倣
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或日一起居更不時引見
羣臣則明目達聰不是過矣

停內批 吾學編孫懋疏言臣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
文華殿聽政凡章奏皆賜觀覽不時召入閣臣斟酌
裁決或有矛盾則勅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
內批

美謚 震澤長語本朝之謚有美無惡官由翰林者乃得謚文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又不能如前代有博士駁正之條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封贈如一 于慎行集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父母降本身一等本朝則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可謂大脩

封本生 明張元忬集舊制為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生者諸公大綬痛之草奏祈貶封甚

懇肅皇嘉其孝兄之經陳淑人喪衰經三年當事為
疏于朝凡後于人者皆得服其本生遂皆著為令

武爵襲蔭 王鏊集時議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

消之欲令繼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褫職者不得
襲陳凱時為武選郎中曰如前功何議凡同宗出自
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褫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
謂得調停之宜

糾儀陳政 名世類苑孝廟登極御史湯萬侍班糾儀

庶吉士鄒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當下取自近年遇事惟退而進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隔也公值大政維新時請效盛時故事

辭密揭 明名臣錄孝宗召劉大夏語曰事有當行當罷者可寫揭帖密封來公曰不敢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

勸御朝 萬歷注畧王錫爵勸御朝疏云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披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勒百言

誥勅 宛委餘編凡給一品至五品皆誥六品以下勅
花色殊異公侯一品玉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四品鍍
金軸餘角軸內用御寶加于年月上

遷都 明通紀永樂十四年上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
會議諸臣上疏曰北京聖主龍興之地誠萬世帝王
之都也宜蚤興工營建上從之十五年上巡北京遂
遷都焉

排和議 明紀事本末額森聲言欲送上皇衆遂多主

和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
邊毋墮賊計

止南遷 明通紀土木之變徐珵請幸南京于謙上疏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
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
珵妄言當斬

錦衣害 天順日錄李賢言於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
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上即悟曰

此輩害人不問可知今後非重事不遣明通紀霍文敏見京官有罪即命錦衣衛擒拏上疏以為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使士大夫朝列清班暮污幽獄

賞卓萬歷注畧光祿卿言內廷賞卓之費不堪耗用

駕帖名世顯苑王端毅公巡撫雲南錦衣官校絡繹

縱橫公疏言駕帖下各衙門用司禮監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門俱用照出關防所以防詐偽也今所齎駕帖俱無之臣恐行詐濟私其弊不一